

7986

梁羽生著

風雷震九州



香港 偉青書店出版



梁羽生

風雷震九州

著 者：梁 羽 生
出 版：偉 青 書 店
總代理：天地圖書有限公司
香港灣仔莊士敦道30號地庫
電話：5-283671 5-283605
COSMOS BOOKS LTD.,
30, Johnston Road,
Basement, Wanchai, Hong Kong.
印 刷：嶺南印刷公司
香港西環第二街129號

(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)

目

次 (第四集)

第十三回

遍覓孤鵝存友道
驅馳千里護英豪

三

第十四回

獨闖龍潭饒俠氣
自投羅網中奸謀

二七

第十五回

堪嘆英雄遭劫難
何來小子懾群魔

五三

第十六回

大俠酬恩承重諾
少年負義昧良心

八七



江海天哈哈笑道：「兩位大人不必驚慌，我來和你們談一樁交易。」

第十三回

遍覓孤雛存友道 驅馳千里護英豪

姓劉的身份乃是管家，這小姑娘也不敢不聽他的說話，於是說道：「我要他與我作伴，我當然不會虧待他的，你放心好啦。劉大叔是我們的管家，他不招待你，你強求也沒用的。」

那青衣漢子道：「走吧，你爹爹等着你呢。」程百嶽大怒道：「誰稀罕到你們家裏？我是要這孩子留下！」那姓劉的漢子抱着李光夏早已坐在馬背，這時正要放繮縱馬，程百嶽猛地向前一躍，伸手便要把他拉下馬來。

那漢子怒道：「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要找死麼？」揮動馬鞭，唰的一鞭打下。程百嶽就用那條腳鐐作爲武器，橫掃過去。

那漢子長鞭揮舞，矯若游龍，程百嶽連着兩鞭，猛地一聲大喝，鐵練一收，把他的馬鞭捲住，雙方功力相若，那漢子沒有給他拉下馬來，但他的坐騎却也邁不開脚步。

程百嶽跟着那匹馬走了幾步，那青衣漢子撥轉馬頭，笑道：「我們的小姐肯要這小

子作伴，那就是他天大的造化了。即使你的話都是真的，你也該爲你的世姪慶幸才是，沒的却來歪纏，好，你這條腳鐐是我給你斬斷的，現在再給你補一刀吧！」緬刀劈下，「吭嘹」一聲，那條鐵鐐，只剩下短短的幾寸還在程百嶽手中，刀鋒幾乎是貼着他的掌緣削過，卻沒有傷着他。那小姑娘拍手笑道：「安大叔，好刀法！」

程百嶽一被甩開，那七騎馬坐着七個大人、兩個孩子已是疾馳而去。遠遠的只聽得那「安大叔」笑道：「這孩子看來倒是有點來歷。江海天今早也曾和我歪纏了一氣，說來說去。也就是要打聽這個孩子。嘿嘿，我連江海天都不賣賬，還管他什麼林教主、木教主？」

程百嶽吃了一驚，心道：「他們說的不是江大俠嗎？江大俠怎麼也要找這孩子？這幫人個個武功高強，我追上去也沒有用。也罷，待我安頓了家人，且上山東柳家莊去走一趟。向江大俠打聽打聽。我與他雖然素不相識，但江大俠素重江湖道義，說起來他多半會給我幫忙。」

程百嶽回到村子，只見他那幾間房子已是燒成了一堆瓦礫，火還沒有熄掉，鄰居們正在救火，見他來了，圍上來連忙問長問短。程百嶽無暇多說，找了一個天理教的弟子，請他給自己的家人通報消息，便即匆匆離開。

正行走間，忽見兩騎快馬旋風般的疾馳而來，程百嶽暗暗喝采：「好兩匹龍駒！咦，難道是那些人又回來了？」

心念未已，那兩騎快馬已停在他的面前，一個神態威嚴的中年漢子和一個眉清目秀的少年跳下馬來。程百嶽大吃一驚，那少年也還罷了，那中年人目蘊神光，程百嶽是個武學行家，一看就知對方是個英華內斂、武功極高的人物。

那中年人打量了程百嶽一下，也有一絲詫異的神色，便即抱拳說道：「萍水相逢，請恕冒昧。我想向老哥打聽一件事情。」程百嶽道：「請說。」

那中年人道：「有這麼樣的三個大人和一個小孩子，是騎着馬的，不知老哥可曾遇見。」他說的那四個人形貌，正是「邪連三獸」和李光夏。

程百嶽心中一動，連忙問道：「閣下可是山東江大俠？」那中年人道：「不敢，小可正是江海天。閣下想必是武林同道，未曾請問高姓大名。」原來江海天與葉凌風師徒二人看見此處村莊白日起火，江海天憑着他的江湖經驗，料想此處定是出了些意外事情，故此趕來看個究竟，希望打聽到一些有關消息。想不到無巧不巧就在半路上遇上了程百嶽。江海天也看出了他內功頗有基礎，而且從他滿身塵土和疲憊的神態看來，還可以斷定他剛在不久之前，曾和人動手打過一場。因此江海天才會下馬問他。

程百嶽又驚又喜，報了姓名，說道：「江大俠，我正要找您！」當下將他所遭遇的事情，一一都對江海天說了。江海天也將李文成輾轉托孤之事告訴了他。

江海天道：「那幫人走了多久？」程百嶽道：「大約一個時辰，是向這一條路走的。這幫人兇得很，他們一定要把夏兒帶回家去，說是要給他們的小姐作伴。」

江海天道：「我知道這幫人，拚着得罪他們的主人，我把夏兒奪回便是。」程百嶽道：「好，若有消息，請江大俠托人告知米脂藏龍堡的張仕龍張堡主。祝江大俠馬到成功，寒家已被朝廷鷹犬焚毀，此地是不能久留的了。」兩人便即勿勿別過。

江海天已把事情一力承擔，程百嶽當然是非常放心，心想他是天下第一高手，要奪回一個孩子那是易如反掌，「夏兒得他收爲徒弟，也無須我再爲他顧慮了。」但他自己的身份已經洩露，可不能再在武邑等待江海天的消息。因此他遂臨時改變計劃，改赴米脂，找他們的教主林清，稟報李文成父子的消息。

按下程百嶽暫且不表，且說江海天、葉凌風師徒二人，別過了程百嶽之後，便即快馬加鞭，向他所指點的那條路追去。沿途果然見有許多凌亂的馬蹄腳印，細心察視，看得出這個馬幫有七八騎之多，與程百嶽所說的馬匹之數相符。

江海天放下了心。要知他們師徒二人的坐騎乃是日行千里的駿馬，那幫人走了不過

一個時辰左右，江海天滿以爲至多在黃昏之前便可趕上。

那知到了一個三岔路口，他們一路上追蹤的那些蹄印突然一個都不見了。葉凌風不覺愕然，說道：「這些人會變戲法不成？爲什麼一到此地便即消失？」

江海天究竟是個江湖上的大行家，稍稍一想，便明其理，說道：「這幫人大約也已料到我來追蹤他們，使了一點狡計。想必是用厚布包了馬蹄，所以地上沒留痕迹。」

葉凌風道：「這裏是一條三岔路，咱們摸不準他們走的那一條，說不定前面岔路之中又還有岔路。這可是很難追蹤啊！師父，依我之見——」江海天勒住坐騎，說道：「你是怕難了？」

葉凌風囁囁說道：「弟子不是怕難，但我想——」江海天道：「你想什麼？爽爽快說吧。」

葉凌風道：「我想那小姑娘是爲了報恩，才要她家的僕人將李師弟帶回去的，一定不會將李師弟難爲。那青衣漢子也曾與師父說過，他回去就要稟報他的主人，轉達師父想與他會面的心意。天下誰不想結識你老人家，料想他家的主人一定會帶了李師弟前來拜訪師父。我想咱們與其茫無頭緒的去追蹤，不如回家等候他來拜訪還穩當一些。」

原來葉凌風是有他自己的打算。他這次跟隨江海天出來，一心以爲師父會帶他去認

識江湖上的成名人物，那知師父日夜趕路，一路上根本就沒有拜會過一個武林同道。如今風波疊起，枝節橫生，又不知何日方能找到李文成的孩子，一同回家？這麼一來，夜長夢多，葉凌風可就放心不下在江家養病的宇文雄了，他怕的是宇文雄在江家與江曉芙朝夕相對，莫要在他回去之前，宇文雄已先獲得了江曉芙的芳心。

葉凌風主張回家等候，實是存着私心，不過說來也未嘗沒有理由。但江海天想了一想，却仍是說道：「不行。在家裏等他送上門來，希望究屬渺茫。還是繼續追踪的好。」

葉凌風好生失望，嘀咕道：「就這樣茫無頭緒的去追蹤麼？」江海天道：「也不見得就是茫無頭緒，那幫人有七八騎之多，咱們沿途打聽，總可以得到一些線索。李文成托孤於我，我若不能將他的孩子早日找回，總是不得安心。」

葉凌風不敢再說，只好跟隨師父。師徒二人先走右邊這條小路，走了五十餘里，問過好幾個過路客人，也曾向路邊的茶亭伙計打聽，都說沒有見過這一幫人。江海天折回來再走中間這條路，走了十多里，問過幾個路人，有的因為不知他的來歷，怕惹事而不敢說，最後問到一個在田中耕作的農夫，才打聽得確實的消息，那幫人是在正午時份從這路上經過的，這時已是將近黃昏了。

晚上不好趕路，也無法找人打聽，江海天只好到鎮上一個客店投宿，第二日絕早起身，再一路追蹤，走了不久，果然又碰上了岔路。

以後一連多天，都是類似的情形，待打聽得那幫人確實是從那條路經過時，相距的時間已是越來越長。他們師徒二人從直隸西南角進入山西，打聽到的消息，那幫人已是五天之前，就從這條路走過的了。

但這也還有線索可尋，不幸又過了幾天，進入偏僻的山區，却再也打聽不到那幫人的消息了。葉凌風舊話重提，說是追蹤無望，勸他師父不如回家。江海天嘆口氣道：「換一條路走，過幾天再說吧。大同是北丐幫總舵所在，咱們可以到那裏請仲幫主幫忙打聽。」江海天至此亦有點灰心，心中只存着一個希望了。

這一日他們正在路上行走，忽見前頭有兩匹快馬，跑起來四蹄如飛，看來也是兩匹罕見的千里馬。

江海天道：「這兩匹駿馬的主人定然是不尋常的人物，咱們追上去看看。」他們師徒二人所乘的白龍駒與赤龍駒甚具靈性，見了同類的駿馬，起了爭勝之心，不待主人鞭策，便放盡腳力，向前追趕。但也要過了約摸一枝香的時刻，雙方的距離才漸漸拉近。江海天這時正是看得分明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原來騎在馬上的乃是兩個軍官。馬蹄上

有烙印，江海天曾見過御馬，他眼光銳利，只一瞥就認得這是大內的鈴記。江海天心道：「這兩個人坐的御馬，一定是大內派遣出來的高手無疑。這可不方便向他們打聽了。他們如此匆匆趕路，不知是爲了什麼緊要的事？」恰好就在此時，那兩個軍官在馬上交談，有幾句話語斷斷續續的飄進江海天的耳朵。

只聽得其中一個軍官道：「那獨角鹿的消息不知可不可靠？」另一個軍官道：「不管真真假假，咱們也總得縛住那條孽龍。然後，——」說至此處，江、葉兩騎馬已趕了上來，那兩個軍官愕然回顧，話聲也倏然而止。轉瞬之間，江、葉二人的坐騎一陣風似的就過去了。那兩個軍官不禁失聲叫道：「好兩匹寶馬！」

江海天聽到了這幾句斷斷續續的對話，不由得陡地疑心大起，暗自想道：「他們說的獨角鹿，想必是一個人的綽號。『祁連三獸』中的鹿克犀額角凸出一個肉瘤，莫非說的就是他了？夏兒已給那幫人搶去，這消息官家早已知道，那鹿克犀所報的又是什麼消息呢？還有，那條孽龍又是指誰？」

這時他們師徒二人的坐騎早已把那兩個軍官遠遠甩在背後，江海天暗暗後悔，心道：「早知如此，不如在背後跟踪他們。等待機會查個水落石出。」要知江海天的坐騎已經顯示出牠的脚力，倘若此際江海天勒住坐騎，策馬緩行，等候他們，那就太過着了。

痕迹。

鹿克犀是主謀誘騙李光夏的人，雖然他如今已是給另一幫人搶去，但有關鹿克犀的消息也還很可能牽連到李光夏。江海天好不容易才發現這一絲線索，焉肯放過？

江海天本是不善於作偽的誠厚君子，但人急智生，却也給他想出了「笨」方法來。在馬行如飛之際，江海天突然「啊喲」一聲，假裝失足墜馬，摔出了數丈開外。他那匹赤龍駒久經訓練，見主人墜馬，便即放慢了脚步，走到江海天身邊。

葉凌風大吃一驚，連忙也勒住坐騎，過去看他師父。他是個絕頂聰明的人，一驚之後，隨即起疑，師父的武功、騎術，都是人所罕及的，怎的會突然墜馬了？「問道：「師父，你怎麼啦？」江海天道：「還好，摔得不算很重。」

那兩個軍官的坐騎，比不上他們師徒二人的神駿，但也相差不遠，不過一會，就趕了上來，見此情狀，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你這匹坐騎雖然不錯，但脾氣却似乎很是兇呢，哈哈，好馬也要選擇主人，看來牠是不服你騎。」他們的坐騎跑得很快，說了這幾句話，也就早跑出了一大段路程了。江海天假裝哼唧唧唧，也沒有回答他們。

此後，江海天就控制坐騎，不讓牠跑得太快，也不讓牠太過落後，黃昏時分，那兩個軍官進入一個小鋪投宿，江海天也跟着進去。

那兩個軍官剛在客店門前下馬，見江、葉二人也跟着來到，微有詫意，說道：「你們的坐騎倒是跑得很快啊。你沒有摔壞嗎？」江海天道：「托賴，托賴。還好，還好。」

客店的主人見有軍官來到，慌忙出來迎接，百般奉承。那兩個軍官大刺刺的說道：「把我們的馬匹好好洗刷，好好照料。我們明日一早便要起程。」那店主人應道：「是。」上去牽馬。江海天道：「我們這兩匹馬不用洗刷，你只須給我餵飽牠草料便是。」

那店人也稍稍懂得相馬，不覺有點躊躇，說道：「我們的馬廐地方不大，你們四匹馬同在一起，若是其中有一匹發了脾氣，踢壞了另一匹，這個，小的可担待不起。」高的那個軍官哈哈笑道：「不要緊，我的馬若給踢傷，就把他的賠給我便是。這也是兩匹好馬，應該給他好好照料。」江海天心裏暗暗好笑，「原來你們是在打我這兩匹馬的主意。」那店主人見軍官如此說了，方敢收容江、葉二人的坐騎。

待到三更過後，江海天悄悄起床，吩咐葉凌風道：「我去去就回。若是有所響動，你立即出聲。」

江海天的輕功早已到了爐火純青的境界，神不知鬼不覺的就到了那兩個軍官的窗外

偷聽

許久都不聽見聲息，江海天心道：「難道他們睡着了？好，既是聽不到什麼，我索性進去點了他們的昏睡穴，搜一搜他們身上帶有什麼公文。」

正想付之行動，忽聽得悉索聲響，一個軍官道：「咦，你也沒有睡着？」另一個軍官笑道：「彼此，彼此。陸兄，有件心事我委決不下，咱們斟酌、斟酌。」

那姓陸的軍官小聲說道：「李兄可是担心咱們這次藏龍堡之行？」那姓李的軍官道：「就是呀。你說，咱們明天是趕路還是不趕？」

那姓陸的軍官道：「我不很明白你的意思。趕又怎樣，不趕又怎樣？」

那姓李的軍官道：「若是放盡咱們坐騎的腳力，三天之後，便可趕到米脂。但是，其他幾路未到，只是咱們兩個人，這個，這個——」

那姓陸的軍官道：「我明白了，你是担心降伏不了那條孽龍？」

那姓李的軍官道：「張仕龍雖是名震西北，我還不怎麼懼他。我担心的倒是林……」他的同伴忙道：「噓，小聲，提防隔牆有耳。」江海天聽到一個「林」字，不覺心頭一跳。

要知江海天交遊廣闊，武林中稍爲有點來頭的人物，他幾乎無不知曉。聽了這話，

不覺心裏想道：「原來他們所說的那條『孽龍』乃是米脂張仕龍。張仕龍以霹靂掌與龍拔風拐法稱雄陝甘道上，在江湖人物中，也算得是一等一的高手了。這兩個軍官不懼張仕龍而懼一個姓林的，這人的身份、武功當然應該是遠遠在張仕龍之上，哎呀，不妙，具有這樣身份武功而又是姓林的江湖好漢，除了天理教的教主林清之外，那還有誰？」

江海天豎起耳朵細聽，只聽得那姓李的軍官笑道：「誰敢到此偷聽？憑着你我聽風辨器的本領，即使有行人到來，難道咱們還會聽不到聲息？」那姓陸的道：「總是小心的好。」

那姓李的話說不怕，到底還是聽了同伴的勸告，說了一個「林」字之後，便沒有把名字說出來。兩人似乎是咬着耳朵說話，江海天雖然凝神靜聽，也聽不出他們說的什麼了。

過了一會，只聽得那姓李的軍官笑道：「妙計，妙計。陸老弟，到底到你心思靈敏，咱們就依計而行。若是此計不成，再等他們來齊了動手。」聽來他們似乎是計議已定，不必再咬着耳朵說話了。

那姓陸的軍官道：「咱們再商量另一件事情。」姓李的笑道：「你智計過人，還有什麼事情會令你爲難，要與我商量？」